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四十八回 絕供給降服英領事 繳鴉片稟復林欽差

且說英吉利領事義律，駐華已有十多年，素知中國官場辦事大抵虎頭蛇尾，初時雷厲風行，隔了幾個月，只須輸金運動，就可煙消火散的，故爾接到移文諭單後，竟如無其事，擱置一旁。又恐身居其地，無可支吾，乃托故往澳門而去。林公等了三天，不見回文，並得探報，義律已往澳門去了。明知他有意延擱，借端規避，但是手續上已經辦了，任他如何，已經移文英國國王，盡了國際正誼，先禮後兵，以後就是用嚴厲手段處置販土夷商，他們也不能責備我冒昧從事了。

他既藐玩我的公事，難道我就罷了不成？非先備以兵威，奸夷豈肯屈服？好在有節制全省水師的權限，不必借助本省督撫。打定主意，即令提督關天培，調集師船分堵港口，並派兵看守英人商館。一面傳令外商，須待躉船鴉片盡行繳出後，方准開艙交易。一面傳集廣東十三洋行商人伍紹榮到轅，面加訓勉，不追究既往，勸他們以後勿再為虎作倀，包庇奸夷，以鴉片偷運內地，使奸夷獲厚利，使同胞受短命喪財的大害。這班洋行商人，都是廣東籍，經林公善言開導，個個激發天良，誓不再為奸夷經售，倘食此言，願受新律治罪。

林公見人心歸化，令他們傳諭各夷商，估計煙土存貯實數，即日來轅稟復，聽候點驗，准作自首，免於論罪。又向他們追問歷年販煙奸商查頓、顛地，現在可在商館中？伍紹榮答稱：「查頓於去年殘冬請牌，避到澳門去了。顛地於前日隨義律同去的。」林公道：「你們回去送信給義律，寫明本大臣將派兵嚴搜商館躉船，查獲煙土，當場燒燬，叫他們從速回來處理一切，否則本大臣自行辦理，不等他們的。」洋行商人唯唯退出。林公為防奸夷畏罪逃避，即著廣東稅關揭示曉諭各夷商在欽差大臣駐節廣東，查繳鴉片未曾結束以前，凡屬外國僑商，概不許赴澳門。於是般夷商，只好叢集於商館所在地，連帶與躉船也斷絕交通，並經關提督撥調炮艦四艘，滿載武裝兵士，移泊在商館前後。

館中有幾個小膽的夷商，嚇得膽戰心驚，自己又不能下澳，只好連夜差館中西差趕往澳門，催促主務監督義律回來。

義律還只是了不介意，回到商館中，反怪小膽夷商何必大驚小怪，憑他雷厲風行，我這裡只做不理會，冷擱他三四個月，大清皇帝勢必要責備林欽差曠日持久，一點成績都沒有，必然要撤換欽差，或則馬馬虎虎，不了了之。虎頭蛇尾，本是中國官場的刻板文章，你們何必著急呢？夷商說道：「監督難道你沒有瞧見河川中停泊著中國炮艦麼？炮門都對準商館大門，萬一開起火來，此間豈不要玉石俱焚麼？」義律大笑道：「你們誤會了！這幾條炮船，不是欽差帶來的，輪不到他調遣。只因查繳鴉片，已鬧得滿城風雨，關提督預防土匪流氓乘機搶劫商館，特派這幾艘炮艦，移泊河川，保護商館。我本則居此有些膽怯，現在有炮艦泊此保護，我們倒可以高枕而臥了。」一班商人聽了這一席話，竟然信以為真，便道：「我們只懂交易，不懂交涉，所有繳煙土、呈證書並具結三項，全仗監督做主，我們莫不唯命是聽。」義律拍著胸脯說道：「這個本是敝監督分內之事，自有我負責辦理。不過累及諸位停頓兩三個月交易。

至於存煙，決不會損失一絲半忽的。」於是義律打定主意，以冷擱對付。

林公發過兩次照會，催他答復，他竟置之不理。林公只好傳令洋行商人伍紹榮，向義律當面催促。義律就把上文回答夷商的話備述一遍。紹榮見他胸有成竹，勸之不理，只好據實稟復。林公接閱來稟，暗吃一驚，心想：「可惡的刁夷，竟用冷待手段對付，我如不給一些上國的威儀他們看，如何肯甘心受降呢！但是我不便冒昧地派兵搶入商館與躉船上抄沒煙土，焚毀投海，若請旨准予入館查抄，恐怕皇上也未必俯允，若然持久辦不了，穆奸必然要請旨申飭，這便如何是好？定神默忖了一會，即傳伍紹榮到行轅。林公延入花廳，以賓禮相待，向他問明義律所居商館中共有多少中國人？紹榮答道：除他老婆外，其餘烹調給役，都是中國人，共計六名。林公又叫他把各商館中的沙文姓名，及西崽大司務一一開明。紹榮照實書寫呈上，告辭而歸。林公立傳海關監督來轅，面諭他封閉各夷商貨船；各商館僱用的華人，自買辦以及大司務西崽，一律勒令他們辭歇，如有私自為洋人給役者，查明監禁。監督奉令退出，馬上遵照辦理。

那義律見所用華人被海關勒令辭歇，尚以為可以另僱，哪知四出尋覓，無人受僱，以致烹調灑掃無人供應。想起船上大司務西崽都有，打算去借用，無如洋面封鎖，躉船四面有兵船看守，水陸接濟斷絕。義律不得上船，回到商館中，苦耐了二天，再也熬不過了，只好與夷商商量。各夷商見情勢不佳，都願將存貯鴉片繳出，義律方才稟復林欽差。茲將他兩次稟單，照錄如下。英吉利國領事甲必丹義律，具稟欽差大臣，為恭敬遵諭稟復事，轉奉鈞諭，大皇帝特命示令遠職，即將本英國人等經手之鴉片，悉數清繳，一俟大人派委官憲，立即呈送如數查收等因，遠職一奉此諭，不得不遵，立刻認真一體知照。緣此稟請明示，現今裝載鴉片之英國各船，應赴何處繳出？至所載鴉片共數若干，求俟遠職詳細查明，當即繕寫清單呈閱也。謹此稟赴大人台前查察施行。

英吉利國領事義律敬稟欽差大臣，為遵諭呈單事，昨奉鈞諭，即經遠職持掌國主所賜權柄，示令本國人等，即將躉船商館存貯之鴉片，如數繳來。當經遠職查明所繳共有二千二百八十三箱，恭候朋示查收。緣此謹稟大人台前，查察施行。

義律因迫於食物斷絕，給役無人，不得已始與諸夷商商議兩全之策，議決先行繳出十分之一鴉片，打算就此唐突林公，要挾撤退商館及躉船四圍之守兵，恢復自由，乘間載土逃去。哪知林公閱稟後，仔細復核，即知隱匿必多，否則商船二十二艘，連同商館，存貯之數，斷不止只有二千二百多箱。當下先照復義律將鴉片駛往虎門，聽候收繳，暫許供給義律飲食；一面札飭水師將弁，加嚴警衛，商館後門以磚瓦堵塞，前面派兵日夜輪班監守。並張貼告示，繳出鴉片二分之一，方給食物；繳出五分之四，撤去兵隊監察；全部繳出者，方許照舊貿易。英領事義律實逼處此，弄得進退兩難。打算逃回英國，無如海口有兵船封鎖，水陸交通斷絕，非但不能歸國，連帶和伶仃洋面的躉船，也不能互通消息。最難堪的，飲食物時常斷絕供給。使他不得不和各夷商議定：一面將躉船存貯的鴉片，全行繳出，一面致書英外相巴馬斯統，報告價值二千四百萬元的鴉片，被中國欽差逼繳，完全沒收。此時義律陽為屈服，陰實預備以武力作後盾。

且說林公接到義律第三次稟單，聲明各夷商願繳出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，即與粵督鄧廷楨、粵撫怡良、提督關天培會商酌估有無過多報少的弊端。關天培說道：「兄弟曾向夷商訪問，每只躉船能貯多少鴉片？據他們答稱：最高大的躉船，每只所貯鴉片，無有過千箱以外的。現在停泊在洋面躉船，共有二十二隻，存貯鴉片，最多在二萬箱以外，核與義律所報箱數，不相上下。可信他並無不實不盡之弊。」林公說道：「兄弟在楚省查獲原箱鴉片，每箱概裝四十隻整土，每只約重三斤，每箱計重一百二十斤，縱使日久收乾，斤量較輕，也都在百斤以外。現在英商擬繳之土，斤量大約和楚省相同。」鄧廷楨答道：「偷運雖分各省，來源則一，凡屬整箱大土，各目雖有三隔冬，烏皮、霉公、拉莊等種種區別，原產地都屬印度孟加拉及孟買兩地，故而大小輕重和形式，千箱一律，以現在報繳箱數計算，大約有二百數十萬斤。倘經奸商販賣內地，流毒何堪設想。幸仗大人威震四夷，外商懾服，未動兵刑，已允將存土全數繳出，於國於民。均有利益。但是夷商此舉，決非自願，由強迫而損失達二千數百萬元，只恐他們回轉本國，向英王泣訴。英吉利以商立國，對於商人愛護備至，難保不有後患。總要大人事前準備，未識大人以為如何？」林公含笑點頭，說出一番話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